



五亿农民的方向

李 凱 慶 琛 等 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編者的話

這本書彙編的三篇通訊，都是用具體而生動的事例，介紹貧農和下中農堅定地走向社會主義道路——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積極性的。從這裡，我們可以看到：這些代表我國五萬萬農民的先進分子，在共產黨的教育下，他們的社會主義熱情的高漲，和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定性。因此，不管他們怎樣遭到保守主義者的壓制，但他們終於用事實說明了：正確的是積極從事社會主義事業的他們，而不是因循守舊的保守主義者。同時，只要他們發揮艰苦奋斗的精神，他們終於會得到黨和國家的支持，取得最後的勝利。這種可貴的社會主義革命精神，是值得每個讀者學習的。

自從1955年7月和10月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毛主席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以後，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保守主義思想已經基本上克服了。但是，在其他的革命工作中，例如在農業生產中的保守主義傾向，今天仍然是存在的。這種保守主義思想，是我們工作中的最大障礙，必須徹底加以克服，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不斷前進。本書中所介紹的先進人物及其事跡，有力地鼓舞着廣大人民，向一切保守主義思想進行頑強的鬥爭；同時，我們每一個革命工作幹部，也應從

这些事例中接受經驗教訓，克服一切工作中的保守思想，坚决地支持各种積極分子的先進倡議，打破一切保守落后的陈規惡習，采取先進的工作方法，把工作做好。这就是我們編輯这本小册子的目的。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1956年1月

目 錄

五億農民的方向

——記河北省安平縣南王庄三戶貧農堅持辦社的經過

..... 李 凱、慶 琛 (1)

關不住的社會主義大門

——青年團員劉桂蘭帶頭辦“黑社”的故事

..... 海 獸 (16)

堅決走合作化道路的人們

——共產黨員張玉坤領導辦社的第一年

..... 周 抗 (28)

五億農民的方向

——記河北省安平縣南王庄三戶貧農堅持辦社的經過

李 凱、廖 琛

毛主席在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”的報告中說：“河北省有一個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戶，三戶老中農堅決不想再干下去，結果讓他們走了；三戶貧農則表示無論如何要繼續干下去，結果讓他們留下，社的組織也保存了。其實，這三戶貧農所表示的方向，就是全國五億農民的方向。一切個體經營的農民，終歸是要走這三戶貧農所堅決地選擇了的道路的。”

毛主席在這裡所說的，就是安平縣南王庄貧農王玉坤、王小其和王小龐舉办的農業生產合作社。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我們怀着興奮的心情，訪問了這個農業生產合作社。在這個村子里，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片新的氣象：清

· 1 ·

晨，三五成群的男女社員們，冒着陣陣冷風搶掃樹葉，他們正在為冬季積肥做準備；傍晚，從四面八方耕地回家的農民，在一條窄長的街上，形成了長長的行列。他們在相互詢問着一天的生產成績。這村的幹部告訴我們：“最近有二百多戶個體農民報名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，社員們為了爭取明年的丰收，開展了帶熟地入社運動，到明天（二十四日）四千七百畝白地就耕完了。可是，去年我們村卻讓大雪封住了五百多畝生地呢？”

“聽毛主席的話，走玉坤他們走的道路，參加合作社，办好合作社。”成了這村農民的中心話題。入社的農民都那麼喜氣洋洋，露着笑臉。村建社籌備委員會的幹部，有的在和社員商量着評議農具，有的翻着賬本規劃土地。黨的支部書記王米貴對我們說：“你們春天來，一定看不到這種情況，那時，不少富裕農民鬧退社，生產可不帶勁啦！這會小社合併成大社，退社的農民又回到社里來了，生產可變了樣子……”

短短的一年裡，南王庄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。

二

一九五四年秋天，河北省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就到來了。安平縣南王庄原來只有三個小社，當時迅速地建成了兩個中社和六個小社。參加社的戶數，由二十一戶增到了二百六十四戶。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貧農王玉坤（黨員）、王小其、王小龐，表現了高漲的社會主義熱情，他們帶頭入社，想盡一切辦法把社办好。但有些參加合作社的富裕農民是想到社里來找便宜，他們表面上積極，却不是真心辦社，他們暗中有個人的打算。當時支部書記王文章（上中農）不按黨的政策辦事，只代表了富裕農民的利益，在他所領導的中社里，十四個隊幹部，就有十個是上中農。貧農王玉坤、王小其和王小龐就參加到他們這個社里。社剛剛成立，社員們根據大部分社員有牲口、有飼草的情況，決定社員的牲口折價歸社。有牲口的貧農和下中農社員，在一個下午，就帶頭把自己的牲口牽到了社里。王文章等富裕農民却不把騾子牽到社里來。這還不算，社幹部們還提出讓帶牲口入社的貧農、下中農把全部飼草都交到社里，調劑給草少的隊（草

少的隊是自留騾子多的隊),留下騾子的富裕農民,却留下百分之三十的草。王玉坤和別的貧農社員向王文章等這種代表富裕農民利益、損害貧農利益的行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。王文章一提出騾子不入社,玉坤就找王文章說:“富裕戶的騾子不入社,讓貧農的牲口給種,這叫什麼道理?”王文章一看不妙,偷偷地把騾子賣掉了。為牲口的飼草問題,王玉坤又質問社幹部:“入了牲口的還得多拿草,不入牲口的倒少拿草,你們光為富裕農民打算,為什麼不想想貧農?”王文章狡猾地說:“這是互助友愛。”玉坤問他:“讓貧農拿草時講友愛,貧農缺糧吃,為啥不讓富裕戶講友愛?”說的王文章無話可答。社里的黨員幹部,不光沒有檢查自己的資本主義思想,有的甚至不干工作(如王文章),有的就打擊王玉坤。在王玉坤死了孩子情緒不好的時候,他們向縣委反映王玉坤工作消極、擋黨的政策(就是指不執行他們少數黨員幹部損害貧農利益的意見)。在有縣委派人參加的支委會上,玉坤揭露了他們這種喪失階級立場的錯誤。他們打擊王玉坤的計劃失敗了。

到今年(一九五五年)春天,一些富裕農民

不積極生產，還到處散布謠風：“社不能再辦下去了！”“辦社影響生產啦！”“划小社吧！划小了就能辦了！”但這個社里的許多貧農、下中農都決心辦社，問題是需要改造黨的支部，需要樹立貧農在社里的優勢。不過，到這村領導整社的幹部，听了少數富裕農民的意見，就草率確定把這個中型社以隊為單位划分成了七個小社，王玉坤、王小其、王小麗和中農王振槐、王振福、王洛合共六戶划為一個小社。

三

領導整社的幹部，滿以為划分成小社就可以辦下去了。同他們的願望相反，小社里鬧退社的問題，接二連三的發生。原來有些富裕農民，並不是真心辦小社，他們的企圖是“大社化小，小社化了”。生產隊長王文雙（上中農），在沒有划分小社以前，曾向整社幹部保證：只要划成小社，我保證能領導好。果真划成小社了，他又借口干不了，讓社員們重新選社幹部。不少社員打算選李五（黨員）當社長，他却讓社員們選思想落后的王旦旦。王旦旦不會領導，有事王文雙又不管。不久，這個社就垮台了。

在上中農嚷嚷退社的時候，一部分黨員、團員和貧農中的積極分子，繼續沿着黨所指引的道路前進，王玉坤、王小其、王小龐走在这个隊伍的最前列。當時，在王玉坤社里，兩條道路的鬥爭也在猛烈地進行着。合作社在社員王振槐（上中農）的地里種着四畝八分麥子，長得很是出色。王振槐每逢走到地邊，就打起了小算盤：六戶里只有這幾畝好麥子，和貧農們在一起辦社，真是吃虧。他一看到有的小社垮了台，就同另一戶社員王振福（中農，他的兄弟）商量退社，中農王洛合看到有兩戶退社的，也提出退社。王玉坤經常耐心地給他們講方向、講政策，說服他們留在社里，可是他們說：“現在我們還不走這條道，先看看再說。”

五月里，玉坤、小其、小龐開了一次會。玉坤堅定地向他倆說：“黨告訴我們：要大家富裕，自己也富裕，就要堅持領導農民辦社。我聽黨的話，一定辦下去，你們呢？”小其說：“我也是早打定主意了，像我這樣的戶，除了參加社，再沒有別的路。”小龐也說：“單干的罪我是受夠了。讓他們退吧！只要你們辦，我堅決跟你們一塊走。”他們這種辦社的決心，產生了巨大的力量。他們



商量好，如果那三戶堅決退社，社里的兩頭牛，他們要伙分一頭，憑着三條身子一頭牛，繼續辦下去。

不久，縣區整社工作組到這村來整社。在整社會上，工作組問大家打算怎樣辦？王振槐、王振福、王洛合都提出退社，王玉坤、王小其、王小龐三人堅定地回答：他們退了社，我們也堅決辦。

王玉坤、王小其、王小龐為什麼一定要堅決辦社？下面的情況可以告訴我們。

王玉坤是个受尽旧社会摧殘的壯年人，在土地改革前，他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貧農，为了生活，不得不給地主当長工。只是因为土地改革，他分得了土地，生活才逐漸地好起來。他在土地改革斗争中最積極，光荣地被吸收为共產黨員。土地改革后，因为是个体生產，虽说有十几畝地，可是什麼農具也沒有，牲口也只有半頭。生產搞不好，產量很低，十几畝地也不过能收一千多斤粮食，一家好几口人，生活还是不富裕。党發展農業合作化的政策，給他指出了方向，也給了他無限的力量。一九五四年合作化运动中，他就積極帶动農民办社。

王小其是青年團員，他和他的母親永远不会忘記土地改革前辛酸的日子。那时候他的父親死去了，母親領着他过日子，經常缺吃少穿。土地改革后，生活比以前改善了，可是什麼農具也沒有。牲口呢？也不过一条牛腿。他年紀又小，不懂得种地技術，土地產量也很低，一家人的生活总是巴巴結結。当着党指出農業合作化的道路是農民擺脫貧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时，他就和母親商量着帶头入社了。

王小龐；他在小的时候，跟母親討过飯。土

地改革后，因为缺这少那，地还是种不好。他曾經夢想过怎样使自己的生活会富裕起来，可是在个体生产的基础上，怎么也办不到。种地时，因为没有牲口、农具，眼看着土地不能播种；即使勉强种上，因为缺这少那，也经营不好。他经常同共产党员王玉坤等接近，当他了解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摆脱贫困的时候，办好合作社的念头在他心里像火焰似的燃烧起来了。一九五四年合作化运动中，他和玉坤、小其在一起，成了积极分子。

当着王玉坤领导的这个小社三户要求退社、三户要坚决办下去的时候，摆在整社工作组面前的任务，应当是从爱护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出发，支持他们办社的行动，帮助他们把社办好。不过，工作组并没有这样做。他们以为办社就得像个样子，三户怎么能办社呢？于是就找到王玉坤说：“你们这么几户，办不成社了，批准你们办个互助组吧！”这一句话给玉坤他们泼了一盆冷水。

在这个时刻，从表面上看，南王庄为实现合作化而斗争的空气似乎稀薄起来了，实际上，这种斗争一刻也没有间断过。当天晚上，玉坤就把

小其、小龐叫在了一起，對他們說：“那三戶堅決退社，工作組說咱們戶數少，不夠辦社的條件，讓辦互助組，我看不管叫社叫組，咱們還是牲口公有，公攤草料，集體把生產搞好。”小其、小龐都同意這樣辦。他們就這樣繼續干下去了。

四

玉坤、小其、小龐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消息，不久傳到了北京，傳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。毛主席贊揚他們這種熱愛社會主義的行動，讓黨的組織支持他們辦社。

七月初，中共安平縣委會派周求學幫助王玉坤、小其、小龐辦社。七月十八日，玉坤、小其、小龐和縣委會的周求學在一起開了個會。當周求學說明領導上支持他們辦小社的時候，他們三人情緒激動了起來。玉坤說：“從一說讓轉組，這二十天來我心里就不平靜啊！我總想：黨給指出的這條道，別人是攔不住的，真就是這樣啊。”

接着，大家就研究怎樣把社辦好。商量的結果，最要緊的一條就是搞好生產，雖說生產資料不足，也要做到比去年增產，超過社外的農民。

夏季是个多灾的季节，村西北的二畝晚谷地里生了蚂蚱，穗子刚刚出来，一咬就完了。王玉坤很为这事焦急，赶紧买来“六六六”粉除治。第一遍除治完了，不久又生出来，比第一次还多。玉坤他们又去撒药粉。第二遍除治完了，不久又生出来。玉坤他们还是坚决除治。结果，他们这二畝谷子一点没有受损失，挨着这块地的个体农民王治斌的早谷，因为治的不好，穀穗被吃毁了。秋后，玉坤他们这块地每畝收了一百五十斤，王治斌的早谷，每畝才收了五、六十斤。

在一个炎热的中午，庄稼都晒的卷起叶子，



在南王庄村西北的玉米地里，有两个人挥动锄头和雜草搏斗，一个是小其，一个是小龐。这时，总是落雨，雜草一个勁地長，玉坤他們决心把草鋤干淨。別人去樹下歇晌了，他們还是鋤地。社里的四十畝地被他們鋤的淨光。社外農民王洛代的地和社里的地挨着，鋤不过來，長的滿地是草。

社里搞生產需要花一些錢，他們那里有錢呢？他們提出要節省开支，不多花一文錢。在漫長的几个月里，他們的开支，只是几兩棉油和一瓶墨水。收秋前，政府見到他們生產上实在困难，貸給他們二百多元，買了一輛大車。这种援助，對他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

他們就是这样用最大的毅力向各种困难斗争着，终于实现了增產。一九五四年單干时，他們三戶的四十畝地收了九百五十斤谷子，一千六百斤玉米，一千三百斤花生，四百五十斤棉花，三千斤甘薯，共折合原粮六千五百八十斤；一九五五年全社收了一千八百斤谷子，一千九百八十斤玉米，二千斤花生，七百斤棉花，五千斤甘薯，共折合原粮九千九百五十斤，比一九五四年增產百分之五十多。三戶的实际收入都增

加不少。除去开支，每戶比一九五四年增加了一千一百多斤粮食。同社外農民比也强的多。退社戶王洛合的生產条件同玉坤他們差不多，正赶上農忙，他鬧起病來，地里長滿了草，平均每畝地（共十九畝地）只能收粮一百五十斤，每畝少收九十多斤。

玉坤他們开始办社的时候，社外的富裕戶譏笑他們，說他們是“大社”。他們坚决走農業合作化道路的英雄气概，秋收增產的事实，终于說服了人們，以后就再沒有人譏笑他們，“大社”一类的諷刺話再也听不到了。

縣領導上在支持王玉坤等戶办社的时候，对南王庄党的支部也实行了改組。坚决走資本主义道路的支部書記王文章被开除出党。

五

毛主席“关于農業合作化問題”的报告傳到了廣大農村，也傳到了南王庄。玉坤听說毛主席表揚了他們，兴奋地像报喜似的告訴給小其、小龐家里。小其他母親听到这个喜訊，激动得兩眼湿润了，她說：“咱办社的事，毛主席也知道了！毛主席可真关心咱們呀！”她囑咐小其一定要听